

<<呐喊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呐喊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4708982

10位ISBN编号：7544708985

出版时间：2009-6

出版时间：译林出版社

作者：鲁迅

页数：299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## 前言

我在年青时候也曾经做过许多梦，后来大半忘却了，但自己也并不以为可惜。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

我有四年多，曾经常常，——几乎是每天，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，年纪可是忘却了，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，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，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，在侮蔑里接了钱，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。

回家之后，又须忙别的事了，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，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：冬天的芦根，经霜三年的甘蔗，蟋蟀要原对的，结子的平地木，……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。

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。

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，我以为在这途路中，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；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，仿佛是想走异路，逃异地，去寻求别样的人们。

我的母亲没有法，办了八元的川资，说是由我的自便；然而伊哭了，这正是情理中的事，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，所谓学洋务，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，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，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，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。

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，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，在这学堂里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，算学，地理，历史，绘图和体操。

生理学并不教，但我们却看到些木版的《全体新论》和《化学卫生论》之类了。

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，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，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，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；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，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。

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，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。

我的梦很美满，预备毕业回来，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，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，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。

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，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，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，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，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，而时间还没有到，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，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。

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，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，我在这一个讲堂中，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采。

有一回，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，一个绑在中间，许多站在左右，一样是强壮的体格，而显出麻木的神情。

据解说，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，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，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。

这一学年没有完毕，我已经到了东京了，因为从那一回以后，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

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

-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，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；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，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，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，商量之后，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，名目是取“新的生命”的意思，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，所以只谓之《新生》。

《新生》的出版之期接近了，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，接着又逃走了资本，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。

创始时候既已背时，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，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运命所驱策，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，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《新生》的结局。

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

## &lt;&lt;呐喊&gt;&gt;

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

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，因为这于我太痛苦。

我于是用了种种法，来麻醉自己的灵魂，使我沉入于国民中，使我回到古代去，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，都为我所不愿追怀，甘心使他们的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，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，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。

S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。

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。

夏夜，蚊子多了，便摇着蒲扇坐在槐树下，从密叶缝里看那一点一点的青天，晚出的槐蚕又每每冰冷的落在头颈上。

那时偶或来谈的是一个老朋友金心异，将手提的大皮夹放在破桌上，脱下长衫，对面坐下了，因为怕狗，似乎心房还在怦怦的跳动。

“你钞了这些有什么用？”有一夜，他翻着我那古碑的钞本，发了研究的质问了。

“没有什么用。”

“那么，你钞他是什么意思呢？” “没有什么意思。”

“我想，你可以做点文章……” 我懂得他的意思了，他们正办《新青年》，然而那时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，我想，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，但是说：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

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 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
“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

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

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

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
这样说来，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，也就可想而知了，然而到今日还能蒙着小说的名，甚而至于且有成集的机会，无论如何总不能不说是一件侥幸的事，但侥幸虽使我不安于心，而悬揣人间暂时还有读者，则究竟也仍然是高兴的。

所以我竟将我的短篇小说结集起来，而且付印了，又因为上面所说的缘由，便称之为《呐喊》。

## &lt;&lt;呐喊&gt;&gt;

## 内容概要

《呐喊(双语插图本)》共14个短篇，倘一一概述其内容，在此不必。

不妨就题材大体分类，以明鲁迅先生对旧世界的否定、批判，对理想的新的世界的探求。

《狂人日记》描写封建宗法礼教的“吃人”；《孔乙己》、《白光》描写封建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毒害，以及世态的冷漠与人的隔膜；《药》、《风波》、《阿Q正传》描写辛亥革命前后封建势力的凶残、投机与民众的麻木；《明天》描写社会的浑浊、冷漠；《一件小事》则歌颂下层劳动者，又是无情的自我解剖、自我批判；《头发的故事》、《端午节》描写不同知识分子的各自心态；《故乡》和《社戏》更是对美的赞歌。

对现实的批判，对理想的探求；《猫和兔》意寓对弱者的同情，对强势凶恶者的憎恶及与之战斗不止的精神；《鸭的戏剧》是对博爱、对充溢活力的生命的歌唱，又有世事并非尽如人意的叹惋。

<<呐喊>>

作者简介

鲁迅（1881-1936），浙江绍兴人。  
原名周树人。  
中国现代文学家，思想家，革命家。  
代表作有小说集《呐喊》、《彷徨》，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，散文诗集《野草》，杂文集《坟》、《热风》、《华盖集》等。  
1902年公费至日本仙台医学院留学，后因战乱纷起与志向改变而弃医从文，发表了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文化偏至论》等论文。  
1909年回国，先后在广州、绍兴任教。  
1918年以“鲁迅”为笔名，发表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。  
1936年10月19日因病逝于上海。

书籍目录

自序狂人日记孔乙己药明天一件小事头发的故事风波故乡阿Q正传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

## &lt;&lt;呐喊&gt;&gt;

## 章节摘录

狂人日记 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；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

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一 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二 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

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根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害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

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铁青。

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

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

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

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

但是小孩子呢？

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

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

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三 晚上总是睡不着。

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他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”

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

他眼睛却看着我。

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

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脸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

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

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

## &lt;&lt;呐喊&gt;&gt;

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

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

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

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

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

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

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

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

我那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

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

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四 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儿。

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

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

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

果然！

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

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

我说“是的。”

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

我说“可以！”

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

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

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

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

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

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

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

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崇崇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截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

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

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

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

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

## &lt;&lt;呐喊&gt;&gt;

”大哥点点头。

原来也有你！

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五 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

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

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

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

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

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

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六 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

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 七 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

所以他们大家连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

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

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

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

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

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

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

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

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

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八 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 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

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

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

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” 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

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

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

” 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

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## &lt;&lt;呐喊&gt;&gt;

” 他不以为然了。  
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 “不对？  
他们何以竟吃？

！  
” “没有的事……” “没有的事？  
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斩新！  
” 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  
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 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” 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” 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  
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

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  
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九 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  
…… 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

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

他们可是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十 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

” 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

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

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

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

有的不要好，至今还是虫子。

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

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“易牙蒸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

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

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舐。

“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

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

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是人人太平。

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

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

” 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

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

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

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

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

<<呐喊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奇文中的冷隽的句子，挺峭的文调，对照着那含蓄半吐的意义，和淡淡的象征主义的色彩，便构成了异样的风格，使人一见就感着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。

——茅盾

编辑推荐

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奠基之作，香港《亚洲周刊》，“20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排行榜”第一名，翻译巨匠杨宪益、戴乃迭中西合璧之传世译本。

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

。

<<呐喊>>

#### 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